

神州幻影系列

群仙追月

上



武林才子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内容提要

琴、棋、书、画、诗、酒、花，样样皆能的遁世翁，从虎口中救出一少年赵遁尘，并收他为徒，把一身的绝世文学，都教给了他。赵遁尘学成之后，他的师傅便要他下山行道，赵遁尘下山之后，铭记师傅的话“除暴安良，驱除鞑虏”！

本书时而惊心动魄，时而情意绵绵，读后令读者不忍释手！

目 录

第 一 章	赵州桥兄弟结义	(1)
第 二 章	救乡农抱打不平	(38)
第 三 章	护卫战结识亲贵	(78)
第 四 章	获仙缘喜出望外	(119)
第 五 章	战倭奴掌震京师	(153)
第 六 章	端午日大战婆娑	(186)
第 七 章	露奸谋盟主被贬	(219)
第 八 章	助好官厉行烟禁	(250)
第 九 章	烟花三月下扬州	(286)
第 十 章	除奸妄曹琛受首	(323)
第十一章	为反清投身洪门	(351)
第十二章	老万山天德称帝	(384)
第十三章	题反诗起义金田	(411)
第十四章	除异己焦亮全义	(448)
第十五章	大势去天涯断肠	(480)

第一章 赵州桥兄弟结义

塞外！

呼和浩特(归绥)市郊,大黑河南岸,向有呼和浩特八景之一的“青冢拥黛”山顶六角亭中,现正有一名中年文士,正面对亭中“宁胡关氏”碑凭吊着！

“宁胡关氏”何许人也,他！为什么凭吊她？

原来这“宁胡关氏”就是王嬙、王昭君；汉元帝于昭君和番时,册封为“明妃”！

这中年文士凭吊昭君墓,为啥久久不肯离去？

噢！我明白了,他是在思考王嬙的生平事迹！

咳！自汉朝以来,咏王昭君的诗、词、歌、赋、简直不胜枚举,到底那个才是真的？

他！平时最喜欢杜甫的那首诗：

群山万壑赴荆门，

生长明妃尚有村，

一去紫台连朔汉，

独留青冢向黄昏。

画图识识东风面，

环佩空归月下魂；
千载琵琶作胡语，
分明怨恨曲中论。

可是当他看到东、西二碑时，改变了他过去对王昭君的看法。过去他一直认为王昭君的远嫁和番，是凄苦的，可是当他看了这两块碑之后，把他过去的想法，带入了另一境界，什么境界？

“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

就拿杨玉媛杨贵妃来讲，唐明皇多么宠爱，最后还不是七尺白绫赐死，多少帝王宠妃，后来还不是打入冷宫？

王昭君能嫁单于为（宁胡阏氏）（正地人意思）还为他生了儿子义，老单于死后，依胡俗，又改嫁单于长子，在嫁前还向汉朝请过旨呢！

后来又为小单于生了两个女儿，至今王昭君的后代，在呼和浩特，多的已经是数不清啦！

诚如东面石碑所刻彦德耆英的诗碣：

闺阁堪垂世，明妃冠汉官，
一身归朔汉，万里靖兵戎。
若以功名论，几与卫霍同；
人皆悲远嫁，我独笑遭逢。
纵使承恩宠，焉能保始终；
至今青冢在，绝域赋秋风。

这位文士，凭吊昭君墓后，似对千古疑案“昭君怨”有了肯定的答案，高高兴兴的步下了青冢！

他信步而行，一面走，一面在思考；胡儿的习俗，大背中原

礼教，子承父妾，那简直是乱伦嘛！

可是话又说回来啦，就拿堂堂中原礼教大国的朝廷，何尝没有乱伦的帝王呢！就拿天可汗唐太宗来说吧，晚年宠爱武妃，而他死后，武则天又跟了他儿子，最后竟废唐称周，自己还坐了一帝！

再拿三郎李隆基来说吧，当初会有开元之治，算得上是明主，可是后来呢？居然霸占了了的儿媳妇，寿王妃杨玉环，还册封贵妃呢，这……不乱伦么？

再拿玄晔康熙来讲吧，他还不是霸住了姑母，硬封了淑妃！

咳！世事如棋局，不着的星局手，管他呢！随他们去吧！

他，走着走着未知不觉的走到大黑河支流的小溪，一阵“啦、啦！”的归鸦夫引起了他的伤感，不由得吟出了马致远的小令“天净沙”：

枯藤、老树、昏鸦。

小桥、流水、人家。

古道、西风、瘦马，

夕阳西下，

断肠人在天涯！

他！为啥又这么伤感？

原来他就是断肠人在天涯！

因为这位文士，生不逢晨，想当初，他家本是洛阳首富，可惜只是世代单传，最可怜的，就是他连生父的面都没见过，在他还役出生时；他爹就魂归极乐的撒手人环了！

他——就成了暮(未)生儿，孤儿寡妇，守着偌大的家财，

当然难免被族人所覬覦，不时前来骚扰，他老娘实在不胜其烦，在他还没断奶的时候；得了加气伤寒，药石无效，也跟着他爹，魂归离恨天啦！

这下子可惨了，偌大家业，如今只剩了个孤儿，这怎么得了？

怎么得了？等着瞧吧，好戏还在后头哪！

按说他家世代单传，那来的宗亲？可是他姓赵，张、王、李、赵乃是大姓，任何地方全有姓赵的，而每个地方也都有赵氏宗亲会。

而洛阳城赵氏已议会的族长，是一位曾经中过举人的赵得柱，本是地方上的土豪劣绅，对这八杆子也打不着的同姓本家，万贯家财早有措染之心；可是在平时没有机会下手而已！

如今他这同姓本家，只剩了个吃屎的孤儿，机会来啦，立即召集了同姓中的狐群狗党，共同研商如何瓜分孤儿的财产！

最后得了结论，他以族长身份，照顾同宗孤儿；取得了大部份财产的监管，另以小部份孤儿财产，散给了他这群狐群狗党，名义上是以孤儿死去的父母，遗爱同宗。

就这样，孤儿开始由他抚养，起初；他对孤儿还真不错，孤儿仍由原来的奶妈照料，不但衣食无缺，就连发妈也穿金带银，谁知，一年过后，就变了样子，这赵德柱也就露出了狰狞的面孔！

他借口孤儿已大，要辞退奶妈，奶妈这时才看出他的真面目，心知肚明，她要一走，孤儿准会被赵德柱谋害了，所以死也不上走，这赵德柱居然恼羞成怒，把奶妈同孤儿关人了柴房！

人说，十步之内，必有芳草，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这话，诚

不我欺；奶妈同孤儿被关之事早被有心人给宣扬了出去，这洛阳城的街头巷尾早已议论纷纷了！

可是大家不奋归不奋，面对着这土豪劣绅的举人赵德柱，谁也不敢出头去跟他讲道理！

这么说来，天底下真的没有正义和公理了吗？

不然，路不平任人踩，事不平自会有人管，由于街头巷尾的议论，惊动之位异人！

谁？

他就是自称邈世翁的前明遗老！

前明遗老？

如今满虏入关，历经顺治、康熙、雍正、乾隆而嘉庆朝了部他老金岂不至百五、六十岁了么？怎么头发不白，牙齿不落，看起来不过花甲！

咳！他姑妄言之，咱们也就姑妄听吧！

再看他老人家那身打扮，非僧、非儒、非道：穿的是灰色僧袍，却在头上挽了个道士髻。

他，这天夜里来到了赵举人府上的柴房门外，这时柴房门已然由外面上了锁，在门外听到房内的奶妈正在低声哭泣，于是他用手拉下了门锁！

哇！亦大手劲；一把黄铜大锁，竟被他轻轻一技就断了，然后推门而入！

奶妈见他突然进来，大吃一惊，忙问道：“你是谁？”

邈世翁道：“别问我是谁，我是来救你们的，我问你，你可有去处？”

奶妈道：“老爷子，我婆家住三里屯！”

递世翁道：“不行，太近，明天他们发现你们跑了，准会追到你婆家！”

“那我娘家远点，离洛阳城有五十多里地！”

“你娘家都有什么人？”

“有三个哥哥和嫂子，以及侄儿女！”

“那也不行，人多嘴杂，不保密！”

“老爷子，这可难了，这两处都不行，我可没地方去啦！”

“这样吧，不如你们到我那儿去！”

“您住那儿？”

“终南山！”

“终南山在哪儿？”

“远点，离这儿有六七百里！”

“啊，那么远，我又是小脚，带着未郎儿可怎么走？”

“不要紧，这赵学人家没马么？”

“有！马厩在西跨院！”

“老爷子，我长这么大从没骑过马呀！”

“放心吧！有我老人家在旁摔不着啊！”

.....

他们去了马厩，马厩的马还真不少，递世翁选了一匹上佳走马，亨鞍，牵出了宅院！

递世翁道：“奶妈，上马吧！”

奶妈道：“老爷子，我上不去呀！”

递世翁也不管三七二十一，把她抱上了坐骑。

别看奶妈都三十多了，可是让大男人抱上马，这还是生平第一遭，只躁的脸跟红布一样！

遁世翁看了笑道：“老夫我今年一百八十九啦，你就算做我的玄孙女，我都还嫌你小呢！”说完哈哈大笑。

接着他抱起未郎儿，想把他交给奶妈，谁知，他一抱起这孩子，就是一楞，为啥？

别看这孩子赵举人家，已被折腾的不成人形，瘦的跟猴子似的，可是身子骨，却比任何同年龄的孩子重了许多！

于是，这遁世翁开始为他摸骨，摸过之后不禁狂喜！

他喜什么？

原来他找根骨好的少年，找了一百多年也没找到，如今为了打抱不平，无意中碰上了！

真是，有心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啦！

他把未郎儿交给奶妈，叫她抱在怀中，在马上坐好，自己则牵马而行，由于这是一匹上佳走马，非常平稳，没走多远，奶妈就习惯了！

.....

行行复行行，不一日到了终南山！这天他们来到山腰上的一座破庙，庙不但没香火，而且早已颓废，同时连泥像都不见了，只有三间厢房，尚称完好，原来这位遁世翁就住这三间破屋之中。

奶妈进屋一看哪，除有一张大床，上面放了个蒲团及旁边堆了些黄精、甘薯之外，全是书，简直如入书城！

原来这遁世翁还是个饱学宿儒书篓子呢！但是屋中只有一张床，这奶妈又是个年青妇道，怎么睡？

遁世翁似是看出了她的怀疑，笑道：

“奶妈，这床给你同未郎儿睡，我老人家向来只是打坐，不

睡觉的，把蒲团搬另外一间就行了！”

睡的问题解决了，可是吃呢？这三间房子根本没有锅灶同米缸！

通世翁接着道：“我老人家近百年来已不食人间烟火，每日只以黄精、甘薯果腹，你们俩人，没法子过这种生活，今天已晚，你先取几个甘薯用火烤熟吃吧，等明天早上我下山去弄煮饭的东西来！”

.....

翌旦一早，通世翁果然由山下弄来了全部生活用具，就这样，她们逃出了虎口，总算安定下来啦！

这天递世翁对奶妈道：“奶妈，末郎儿今年已经四岁啦，该叫他启蒙念书啦！”

奶妈道：“老爷子，您是我同赵分子的救命恩人，我是个妇道人家，啥也不懂，有关赵分子的事儿全靠您老人家做主啦！”

“哈哈哈哈哈！好！你这么说，我老人家就收他做徒弟吧！”

“赵公子全仗您老人家栽培啦！”

“好！末郎儿在家有没有取过学名？”

“没有，因为他是暮生，一直都叫他末郎儿！”

“他已经启蒙读书，不能没学名，我给他取个叫遁尘吧！”

从现在起，赵遁尘成了递世翁唯一的徒弟，除在遁尘十岁那年，同师父把奶妈送还家乡与其夫团聚外，师徒二人，一直没下过终南山！

时光荏苒，转瞬赵遁尘年以弱冠，而周世翁的一身所学也已倾囊相授！

倾囊相授？逊世翁肚子裏有啥？

有啥？

嘿嘿！足够你瞧上老半天的！

论文，他胸怀二酉，学富五车，满屋子的线装书，令赵遁尘不但滚瓜烂熟，而且有些个还可倒背如流！

琴、棋、书、画、诗、酒、花，样样皆能，而且旁及医、卜、星相。论武蠢世翁活了两百岁，没有内外功的基础能办得到，零拖除了火候之外生部都传给了赵遁尘。

赵遁尘如今不但内、外功力，已收发由心，而且是意动身行！但是举手投足之间，却没有任何招式！

※

※

※

这天，递世翁把赵遁尘叫到身边道：

“孩子，自你上山以来，已十五寒暑，为师的一身所学，也全都教给你了，而你又非常的用心，为师总算有了传人，为师如今也再没什么东西可让你学的了，你现在准备准备，明天就下山行道吧！”

“师父，徒儿当年是您由虎口中救出来的，又传了文事武功，徒儿要伺候您一辈子上！”

“痴儿！天下那有不散的筵席。”

“不！徒儿要留在山上伺候您老人家。”

“孩子，别傻啦，我传你文才武技所谓何来？我是要你学成之后，秉承我志，小则除暴安良，大则驱除鞑虏，我今赠你四句话，你要牢牢记住！”

“是！徒儿敬领恩师训诲！”

“好！听着：

文才武技冠当今，

除暴安良拯黎民；
千万勿蹈罗网里。
功成急速早抽身。”

“师父，蹈罗网您何所指？”

“嗯，问得好！满虏自康熙时开始就网罗汉人，开科取士，并设有博学宏词特科和学荐贤良方正等，让汉人忘却民族大恨，为功名利禄，而甘为满虏所用。”

依你所学，投身满虏，文武两途，皆可连中三元，但我不希望你忘却民族大义，身任满虏，这点你能做到么？

“师父，弟子纵然饿死，也不做满人的官！”

“嗯！造才是我的好徒弟呢！你本洛阳夏昌赵家子孙，但在你父母亡故之后，家财被人瓜分，你是否有意收回你家财产？”

“咳！过去的事，徒儿一点印象也没有，跟师父这么多年，早已淡泊自甘啦！”

“好！孩子，仇、怨皆可释怀，但受恩绝不能忘，你的奶娘乃是你的大恩人，没有她你也活不到今天！”

“弟子已不记得奶娘家住何方啦！”

“她往洛阳城郊三里屯，你这次下山，首先应该去拜见她！”

“是！弟子谨遵师命！”“好！你明天就下山吧！”

这天，赵遁尘来到洛阳三里屯，十年前他来过，依稀还记得，找到了奶妈的家，可是他却没敢进去！

为啥？

原来奶妈家本是三间单房，如今却变成了四合院的大瓦

房！

他站在门口犹豫了，奶妈莫非搬走了？

正当这时候，由里面走出一位壮年汉子，看他这样子，问道：“你找谁？”

超遁尘道：“大叔，这儿以前不是这样子的！”

这位壮汉面有得色道：“这是我前几年翻修的！”

“您是……？”

“我叫张清！”

“噢！您是张大爷！”他有着一份惊喜！

张清却满头雾水，反问道：“你是……？”

“张大爷，我是未郎儿啊！”

“未郎儿？你你你你是赵家大少爷！”

“张大爷；正是我，奶娘呢？”

“赵大少，快屋里坐！”

赵周尘随地进了客厅，道：“张大爷，我奶妈呢？”

“她在套间呢！”

这时套间内传出了奶妈的声音问道：“秃子他爹，你在跟谁说话！”

赵周尘与奶娘分别十年，可是声音却还听得出来！

急道：“奶妈，是我未郎儿来看您啦！”说着，就冲进了套间！

可是他进了套间一看，就楞住啦？

为啥？

原来非常标致的奶妈，如今只剩了皮包骨，变得跟摸姆无垠一般！

“奶娘您……”下面话说不出来了，他就扑进了奶妈的怀中，两行热泪，刷就流了下来！

奶妈也呜咽道：“孩子，老身有生之年能见你长大成人，总算对得起夫人啦，我虽然死了，也瞑目啦！”

“奶娘，别这么说，您会好的，不但会好，还能长命百岁呢！”

“咳，痼子，你别安慰啦，秃子他爹，请遍了这洛阳城的名医，也没法子，我如今能见你成人，死也甘心了！”

“张大爷，我奶娘得的是什么病？”

“大少爷，秃子他娘得的是产后风，生你小妹妹的时候没注意，慢慢的就瘫痪啦！”

“哦！奶娘患的是产后风啊！张大爷、奶娘，放心吧，这病我能治！”

奶妈问道：“孩子，你什么时候又学会治病啦？”

“奶娘，师父的那身绝活儿，全传给我啦！”

“老爷子会治病？我伺候你们爷俩五六年，怎么不知道？”

“奶娘，师父不止会治病，医、卜、星、相还样样通呢！”

“这么说，你还可以摆卦摊给人算命啦！”她说完，哈哈大笑！

张清在一旁却浇了一盆冷水，道：“大少，你要真会治病，找个药店当坐堂先生倒还可以，摆卦摊准不行；”

“为啥？”

“为啥！秃子妈常跟我说，老爷于是位正人君子，规行矩步，守正不阿，你是他老人家传人，必也一样。”

这年头的社会，人心大变，全都是虚虚假假，别人算卦；一

天可以卖三件假，你给人算卦上二天也卖不了一件真，岂不连饭落都混不上！

“不算卦，那我干别的！”

“大少，恕我冒昧问你一句，那位递世翁老爷子，到底都教了你些什么？”

“多喽！他老人家不但教我学文，而且教我习武！”

这时奶妈插嘴了，道：“习武？老爷子会武术？”

“会！不但会，而且深不可测，当今会武的，他老人家不做第二人想！”

张清道：“那你们可是终南派？”

“张大爷，我们不是终南派！”

“那是那个门派？”

“我们没有门派！”

“那你们练武的总得有个师承啊！”

“我师父是无师自通的！”

“无师自通，而且无敌天下？可能么？”

“您不信？”

“这种说法令人难信！”

“张大爷，等你听了我的解释之后，就会信了！”

“好！你说来，让我明白明白！”

“是这样的，我师父在五十岁以前，一直钻研中国古籍，五十岁以后，发现身体日衰，须发开始发白。”

起初想由医书中，寻求解决之道，在黄帝的针灸玉龙赋中，发现了练气之法，从此开始练习气功。

谁知十年之后，不但精神奕奕，须发由白转黑，而且内力

充沛，有脱体而出之情形，由于这种情况，他老人家开始练习华陀的五禽戏，出拳出掌，全有内力发出，试着遥击大树。居然干动枝摇；落叶纷纷。

不但如此，他老人家在八十岁的时候，已然断绝了人间烟火，然后遍访中原各大门派观摹，由他们的一招一式中，发现了招式中的莫，于是创出了无招胜有招的绝世武学。”张清笑道：“无招胜有招？这真是千古奇闻！”

“张大爷，我师父这无招胜有招，就是在制敌机先，在敌人招式欲发而未发之时，就先把他制住！”

“真的？能办到么？”

“当然，在敌人发招面前，无论眼神，肌肉，全有动作，眼看那里，就是准备攻击那里，右肩动，必定要出右拳或右腿，有这么多徵候，还不能制敌机先么？”

“嗯！是高，不过你们动作能比敌人快么？”

“张大爷，我已练到意动身形了！”

“咳！真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听你这么一说，我可真的长了不少见识！”

“张大爷，别扯了，咱们还是快给奶娘治病吧！”

“对！对！扯了半天，倒把正事忘了！你治吧！”

“张大爷，我这治法可有点……”

“怎么？有什么顾忌？”

“我这治法对妇道人家，有点尴尬！”

奶妈笑道：“孩子，你对我有啥好顾虑的，打从你呱呱坠地，就吃我的奶，我虽非你的生母，可是跟亲妈又差多少？”

别顾忌啦，快给我瞧瞧，没见到你的时候，我恨不得早点